

红楼续书选

海簪红楼梦

春风文艺出版社



海续红楼梦

清·海圃主人撰

扬 华 校 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0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300

责任编辑：林 辰

封面设计：李勤学

ISBN 7-5313-0028-1/I·26 定价：3.40 元

统一书号：10158·1122

本书出版说明

此书多名，嘉庆本原作《续红楼梦新编》，后刻改作《增红楼梦》、《增补红楼梦》、《红楼重梦》。此次校点出版，改用《海续红楼梦》。一则，以与秦子忱撰《续红楼梦》有所区别，二则也为了引起研究红楼梦续书者注意两部《续红楼梦》——秦子忱续红楼梦，是不赞成逍遥子褒黛玉而抑宝钗的《后红楼梦》，另撰了一部以“钗黛合”为主旨的“鬼红楼”；而海圃主人之续红楼梦，则是把黛玉送回幻境为仙的虚位上，颂扬宝钗的贤德与才能。

《海续红楼梦》和《秦续红楼梦》，两书相比，各有寓意，也各有千秋。《海续》对于嘉庆年间的社会生活，有较明显的寄托，尤其是对于官场内情以及科举、边患的描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作者意在“导虚归实”（第一回前自述），所以，《读红楼梦纲领》中说，海圃主人此作“喜为官场热中之说。”可知此书的社会思想史和民俗学价值，远在其文学价值之上。

弁 言

抹月披风，桃花扇数逢阳九；姹红嫣紫，牡丹亭怨负春三。血气虚生于两大，拂性难施；蛾螭饮恨于九京，有情不遂。桃叶渡头，那寻往棹；莫愁湖畔，诂问来舟？既归同尽夫太虚，谁爇返魂于乙夜？若乃夜雨枕寒，肠断佳人黛玉；春宵帐暖，梦迷公子怡红。揣摹世故，雌黄之口何堪；刻画膏粱，閤阅之家莫恤。箕裘未隳夫家声，蜚名鹿宴；识解迥殊于流辈，托迹缙流。茫茫幻海，难辨青埂之峰；渺渺仙踪，易掷灵通之宝。然而，论不关乎名教，将累牍风云其何济；事无与夫性天，纵连篇月露亦奚为。意存讽刺，货殖不满腐迂；辞寓褒讥，附会偏多盲左。情生情灭尽关情，情根谁握；觉早觉迟终贵觉，觉眼独开。况乎急流津侧，俦为勇退之人；依样年来，半是葫芦之客。宜其价重縹緲，名驰芸薶矣。所慨者，遥遥千载，同调难赓；落落此生，沉怀孤往。音赏希赏之音，朱弦莫越；味回难回之味，崖蜜徒甜。梦征蕉鹿，一彭殤而等莺鹏；谪化筌鱼，应马牛而齐黑白。聊托雨村之贾，熟传隐士之甄？此固抱膝之独有沉吟，而染毫之别留尚论者也。至于吉占惠迪，如响之应非虚；光著谦尊，自牧之卑莫逾。打破愁关，迥超鬼刹；极登乐国，共结喜缘。只期真还太璞，遁迹深山；无事泪洒神瑛，抗怀仙草。箫管庆遐龄，积善之家有余庆；簪纓荣奕叶，满床之笏喜增荣。是为序。

嘉庆十年岁在旃蒙赤奋若阳月上浣

海圃主人漫题

话说人生天地间，不过出、处两途。出而辅君济世，显亲裕后，若皋、夔、伊、望为帝臣王佐尚已。即萧、曹、房、杜，宋明之朋卿巨望，彪炳史策者，皆足垂旗常而光竹帛。至不得志而迹寄泉林，癖痼烟霞，巢、由辈之高尚，后世隐君子亦多继之。

《易》所谓“潜德而隐”者，处之道也。他则混迹缁流，托身丹土，似亦别有说焉。然其累劫修来，如葛稚川、吕纯阳者，恐未一二睹矣。雪巢贯顶，丈六金身，又岂易易乎。名教中有乐地，未始非竿头之独有进步。

曩者，曹雪芹先生有感而作《石头记》一书，别名《红楼梦》者，寄感慨于和平，寓褒贬于惩劝，趋俚入雅，化腐为新，洵哉重价当时，名噪奕世矣。其尤奇者，缘之所限，迹不必合，而情之所系，境无终睽。为千古才士佳人另开生面，而终以空诸所有结之。读是编者，茫茫千载，谁是知心；落落此生，孰与同调？海圃主人三复读焉而不自己。夏午昼长，爰辑四十回，导虚归实，笔墨全仿前集。因颜之曰《增红楼梦》云。

正是：

情生情减情何寄，
种此情缘别有因。
春色枝头春不见，
掷花何处又逢春。

目 录

- 第 一 回 证仙果帝廷受职 敦妇道勋府持家…… (1)
- 第 二 回 沐恩纶山左江西秉鉴 占惠迪金童
玉女临凡…… (8)
- 第 三 回 庆三朝开筵款客 监礼闱破格抡才…… (18)
- 第 四 回 贾雨村尘廛卖卜 甄士隐边海建功…… (30)
- 第 五 回 探花郎卜姻谐凤侣 词林客合登结
鸾俦…… (40)
- 第 六 回 敷文真人奉命监场 潇湘仙子临坛
感旧…… (50)
- 第 七 回 左金童性定悟前因 右玉女梦游登
大觉…… (60)
- 第 八 回 梅翰林因诗择婿 贾副宪触绪联姻…… (72)
- 第 九 回 刘姥姥为媒申旧约 王嬷嬷下定话
奇缘…… (83)
- 第 十 回 弭旧憾以直报怨 笃亲情本经行权…… (92)
- 第 十 一 回 荣国府六旬开庆宴 御史台片语沐
殊恩…… (102)
- 第 十 二 回 惊四座贾茂叔挥毫 感三湘梅月娥
对月…… (112)

第十三回	据成案秉公量圯地 申国法持正抑豪强·····	(121)
第十四回	因公触怒褫职何惭 奉命恤刑复官无枉·····	(130)
第十五回	赋梅花重开诗社 游泮水独步文坛·····	(139)
第十六回	临风览胜系归舟 剪韭留贤逢旧雨·····	(156)
第十七回	经历连婚赴新任 秀才因旧缔良缘·····	(166)
第十八回	赏金带践约无心 修玉斧邀朋觅句·····	(175)
第十九回	史湘云猜枚露仙迹 梅月娥乞巧结奇丝·····	(187)
第二十回	甄嘉言建策筹边 周廷伦行师挂印·····	(197)
第二十一回	秋试春闱双得意 嚶鸣萝施两随心·····	(207)
第二十二回	撤金莲奉诏迎婚 调玉烛班师锡爵·····	(217)
第二十三回	设宴题诗琼林独耀 披图入选凤藻重荣·····	(227)
第二十四回	抚巡山左济奇荒 视学江西悬藻鉴·····	(237)
第二十五回	秋燕春莺闲斗口 花姊月妹喜谈心·····	(249)
第二十六回	赐归省重幸大观园 沐君恩内迁少司马·····	(258)
第二十七回	临安伯因旧嫌构怨 状元郎奉新命封王·····	(268)
第二十八回	推雪团泄露春辉 集花片砌成情字·····	(278)
第二十九回	以道事君敢言晋职 遇礼而止解组归农·····	(289)
第三十回	龙虎石博物重偏邦 扶佛教名言推上国·····	(299)
第三十一回	隐士庐中逢旧隐 仙人岛上遇真仙·····	(309)

第三十二回	抵粤门三载归舟 朝丹阙二臣复命……	(319)
第三十三回	凤藻宫诞麟颁凤诏 金华殿倚马试 金门……	(329)
第三十四回	山吏部竹林内七贤 白司马香山中 九老……	(339)
第三十五回	西岳进香收虎怪 南郊直夜制猿精……	(349)
第三十六回	押黄纸奎阁平章 颁白麻枫廷大拜……	(359)
第三十七回	仲贵妃敕修陇翠庵 探姑娘劝整大 观园……	(370)
第三十八回	晋齐吴楚话行踪 雪月风花联旧社……	(381)
第三十九回	沐殊荣建坊旌善 颁特诏入祀明恩……	(391)
第四十回	荣国府开宴庆遐龄 红楼梦還元归 太璞……	(401)

第一回

证仙果帝廷受职 敦妇道勋府持家

前部《红楼梦》所说，通灵宝玉已被渺渺真人、茫茫大士携归大荒山，安置于青埂峰下，还其本然，几无声臭。诚为打破情关，跳出欲海矣。独是敷文位号，既经人主敕命，自不安于钝顽。想当年冷协律、张三丰诸山人，积行累功，必受王言亲敕，始能飞身金阙，名列仙班。即如世间只草微木偶蒙藻鉴，孤峰剩水宸游，皆令云霞生色，风日增荣。士之所以伏处衡茅，不甘自弃，唯期一日之知，从王珥笔，而扬于三廷者，此贤之贵不家食也。

却说通灵宝玉既归本地，殊觉散淡安闲，毫无拘束。但其封号早被值年使者申奏上帝。遂奉金旨一面，令长庚星持节下召敷文真人，赴阙受职。并一面宣梓潼帝君，确勘宝玉一生功过，据实复奏。

不一日，即经梓潼真君查得：“宝玉唯有情痴，并无淫恶。结缡而全椿萱之命，登第而绍堂构之光。处温柔之地而不泥，居锦绣之乡而不染。待人无伪，驭下能宽。允宜褒嘉，无忝厥职。”上帝闻奏甚喜。正降旨锡封间，又值功曹持符奏事：“查得敷文真人妻室薛宝钗，在家奉母克尽其心，侍兄曲全其义。及于归后，仰体翁姑，和睦姊妹，静守女箴，克娴妇道，

理宜笃赐麟儿，以慰柏舟，以光阀阅。”上帝准奏，因命金童玉女暂赴尘间，完此善果。仍将通灵宝玉付金童手内，另成一番事业。配以天然如意，交玉女持向人寰。选吉日良时，将九霄仙乐送与积善人家。当经仙姥遵送不题。

宝玉既受敷文真人之职，遂隶梓潼座下，宣理文衡，稽查善恶，名位几与茅、葛、旌阳诸真人相颉颃。绛阙逍遥，不羨浮荣于世矣。再说林黛玉，结茧春蚕，一灵不昧，喜随警幻仙子，代恳瑶池王母，转请帝命，即受潇湘仙子果位。因其薄有口过，令同警幻仍回幻境，再经一劫，加意勤修，始证仙果。此亦表过。

如今专言荣国府贾政，自遇宝玉，归家后将家务整理，因与王夫人相约，治外者治外，治内者治内，静处守制。宁国府产业，蒙恩给还，不用两处照应，也省一番心力。惟是入不敷出，与贾琏再四商约，并唤管家林之孝，在书房将现存房地逐一打算，实有顾此失彼之虞。自己补官尚需时日，更属远水难解近渴。闷坐无聊，遂一径走至王夫人房内。王夫人连忙让坐。正值思念宝玉，不觉涕痕在面。贾政归坐，遂用言语解劝一番。因语及：“老太太在日，制春谜、开夜宴，曾几何时，而风流云散，皆成往事。人生白驹过隙，尚宜自爱，何因一宝玉而不能看破，稍为排释呢。”王夫人说：“我亦不为宝玉。因见家事纷如，毫无头绪，而日用太繁，又恐一时后手不接，将来不知伊于何底。”王夫人此言，正触政贾心绪，转觉相对默默。玉钏捧过茶来，贾政才用手去接，忽听帘栊声响，李纨同宝钗走进房来请安。王夫人即令在旁边椅上坐了。贾兰亦随后跟入，当向贾政、王夫人请过安，即在一旁侍立。

贾政暮见贾兰，念及宝玉，亦觉情动。因转念贾兰矢志读书，少年已侧贤书，将来前程远大，可继书香，不觉变忧为喜。遂将近日功课问过一番，更勉其上紧奋志，好搏春闱一

第。不可自懈，尤不可自满。贾兰连声即应道：“是。”王夫人因向李纨说：“兰孙实在可爱。”因命彩云将手盒所存鹅油云卷及到口酥茶点取了两样，递给贾兰，令在侧首一张桌上自吃。贾兰连忙接碟在手，打了一千，方才转身过去。王夫人便将才与贾政所说之事，诉与李纨、宝钗，并相商做何处置方为妥善。李纨为人长厚，前与探春曾经管理家务，久知此事难于为力，而其平日本无出人头地见解，王夫人亦所素知，当下李纨默然无语。贾政因向宝钗说：“你大嫂子为人谨飭，才非肆应。汝在家时办理一切家政，井井有条。我亦知你此时心绪实在不宁。然珠儿已故，宝玉又遁迹隐去，现在家事猬集，你于此时，何不出一言片语，排挡家内未了诸务，宽我两口老怀，则以妇作儿，何所不可。你毋存心，因你大嫂子无言，遂袖手默坐，如秦人之视越人，我心更着急了。”宝钗一闻此语，连忙站起身说道：“媳妇年幼，有何知识，但见到之处，亦不敢过于隐昧……”原来宝钗心地超脱，识见老成。自宝玉走后，虽哭迷数次，后念遗腹在身，暗仿古人胎教，时刻自爱，不肯过悲以伤其体。每见家政废弛，贾琏刻削于内，而任事家人无不浚剥于外。且人口冗烦，应酬散漫，徒仗借贷以补不足，渐至所入为利债盘折，几不能于支持，则将何所收拾，胸中早有成见，欲俟王夫人闲时稍露其意，尚未出口。适值贾政今日指名问及，并将李宫裁一层代为出脱，事关切己，当即站起，前一步，说未数句，王夫人仍命宝钗坐下，徐伸议论。宝钗当即归位坐定，因说：“媳妇年幼，有何知识，老爷太太如此吩咐，有见到处何敢隐昧。不过随口说来，可行可止，仍求二位大人主裁教训才好。”贾政一闻此言，便说：“你只自言所见，何用如此回护，你便说吧。我及你姨娘听了再行斟酌。”遂叫彩云：“先倒茶给你两位奶奶喝。”彩云即倒两杯茶来，李

纨、宝钗接了喝完。宝钗遂开口道：“我们家世向承祖荫，库内原有厚藏，不拘任用，皆可盈无绌。数十年来，今非昔比，而一切章程由旧，兼办多少大事，是以入不敷出。最吃亏处，总由支付一时出于借贷，一经重利盘剥，而经手下人只知肥己，不知顾上，渐渐支持不住，亦勿怪老爷及琏二哥着急。但徒自烦燥，何益于事。为今之计，第一件事先黜虚名而归实用。可将库内现有多少存银，及每年应支银俸，并各庄上所进粮石折银若干，通盘算定。首将利款做何归楚，倘有盈余，应做如何存铺生息，以补日用之不足，此是第一要务。嗣后再将家人口数，应存何人，应放何人，及各房中伺候丫头老婆子，存三四人或二三人，其余皆可令其另寻生理。大观园内出产甚多，探春妹子同大嫂子所定甚是合宜，须得托人经理。一则严紧门户，再则薄有出息，可供各房月费之助。东府中有邢太太及尤大嫂子做主，再做一层计议。至于现在家人，包勇直铤有胆，大观园一带即可交伊总理。林之孝、李贵两人皆晓事守法，令管大门似亦妥当。据媳妇意思，可将对牌赴库一节蠲了，有银到库，可立支房，即交琏二哥经理，应着何人管办，即凭琏二哥遣派，设有错误，惟琏二哥是问。内派李大嫂子、平二嫂子及媳妇，亦可与其事，经办一切出入应酬事件。厨房可设一处，即着柳家总司。一应买办，皆责周瑞董其成，十日一结帐，总听琏二哥销支。其余所存，成房家人，每月计口与粮，其柴并菜钱多少，任伊关出，自为撙节费用。各房丫头老婆子，即在各房分例派出，其饭食则赴大厨房支领。至于外头酬应，老爷亦当与琏二哥及管家林之孝通长合算，其无益处更宜节省。贾环兄弟渐大，宜派人伺候。惟兰哥读书，月费六两，实不敷用，当为增益。再借春妹子月例，亦不可减。栊翠院香灯月费在咱府内，亦不可裁。铁槛寺可减半支送。其余大概，若

水月庵等处庙中例费，毫无所益，似当尽行免（掉），可节糜费。媳妇所见如此，听二位大人裁处。”

宝钗每说一段，贾政及王夫人、李纨皆点首赞好。统候说完，贾政满心欢喜，毫无愁态，连连夸道：“吾儿小小年纪，何能有此才略。所论之事，无不酌理准情，悉合机宜。我今即唤你琏二哥到书房，查明所入实数，再来与你商量。”宝钗接口道：“还有一事，亦当议办。此时腊初，离年甚近，不可不急为打算，设到临期，又费挪处。”贾政已起身外走，遂连声说好，便向王夫人说：“汝即摆饭同两媳妇及兰哥吃吧。我在书房同程相公、琏侄另要一桌，汝不必候了。”说着，玉钏即打起暖帘，走出去了。

王夫人仍在房中与李纨、宝钗商量前事。想起大观园分段经管，记不真所派何人。李纨一时也想不起。

只见平儿领着巧姐从外进来。王夫人看见巧姐已十一岁了，身量却不甚高，长得苗条好看，模样儿亦与琏二奶奶相近，粉白甜净，实在可喜。身上穿件藕色素绸棉皮袄，青绸比甲，头戴卧儿兔，露出新留短发。进得门来，先替王夫人说：“请太太安。”即转身向李纨、宝钗通请了安，又问兰哥哥好。王夫人想起凤姐，遂即搂在怀中说：“你可好么，从外头来冷呀不冷？”就手即抱上炕去坐了。便就叫玉钏拿果子倒茶给巧姑吃，一面便叫平儿坐下，说了几句闲话。王夫人想起管大观园的人来，即笑着问平儿道：“你来得很好，我正要叫人问你去呢。”平儿不知何事，连忙问道：“太太有何吩咐要问平儿？”王夫人遂将宝钗所议，备细说了一遍。“因一时想不起管大观园的人，你可记得吗？”平儿说道：“此事恍惚。记得稻香村一带是老田妈，蘅芜院一带是叶妈管的。太太问问探姑娘，想必记得。”宝钗此时也想起了，说道：“这话不错，当日探妹妹派

人时，媳妇曾亦听过，怎么一时就记不得了。”正说着，老婆子回：“饭已好了，请太太示下，吃也不吃？”琥珀进来问了一声，王夫人说：“就在靠炕放桌子摆饭，我与诸位奶奶及兰哥、巧姐一块儿吃吧。”

不一时，将饭吃完，漱了口，坐着正讲闲话，只见小红进来，向平儿说：“琏二爷找奶奶要什么皮袄哩。”王夫人就叫平儿领着巧姐去了。又见探春拿着他家周总制的书进来，对着王夫人道：“这是女孩儿家的平安书信，才二叔处着人送来，禀太太声，好放心。”王夫人遂问：“你公公、你女婿好？”并问：“书中可说及边海近日可曾宁静，你公公何日差满，可回京来？”探春道：“书内只说诸事平安，边海上事倒无提及，亦未说何日可差满回京的话。”王夫人便问：“你吃了饭没有？”探春道：“我同史姐姐一同吃的。”

李纨便要起身，宝钗遂亦起来说道：“我出来时备了一壶好茶，尚未沏上，大嫂嫂三妹妹何不到我房中坐坐，品评此茶身分。”探春闻听，即说道：“好。”带着小螺，即邀李纨一同过宝钗这边来。兰哥儿要回家去读自己的书，便各自走了。

李纨、探春、宝钗三人，说说笑笑，不多时即到宝钗院里。雪雁连忙掀高帘子，遂同进屋来坐下。宝钗即吩咐柳五儿，将备下这壶茶，用锡钻烹起干净水来，并着雪雁请史姑娘来一块儿品茶。探春说：“这茶在茶叶好，尤在水的火候得宜，分外好吃。”李纨说：“可不是，咱家不又出了七盏通仙的高人了。”大家正说笑着，茶已熟了，刚刚沏在宜兴壶内，雪雁掀帘，史湘云从外笑着进来，说道：“这才是咱们姊妹，有壶好茶亦不肯偏我。”李纨、探春、宝钗听得，连忙站起让坐，大家一同坐下。莺儿用茶盘将所沏的茶，同柳五儿一盘两杯送到四位面前。未曾去喝，闻得一股清香，看其颜色，却甚淡淡无

奇。湘云说：“这茶真是好茶，较龙井味尤觉高些。”李纨亦甚赞好。探春说：“二嫂子若不因此茶很好，怎肯请我们这些难说话的人来尝茶。”宝钗说：“这茶虽细，年已陈了，未必好吃，姑娘嫂子们请将就着罢。”姊妹们大伙说笑不题。

再说贾政刚到仪门，忽见林之孝手持全红柬由外头跑进回话。不知所禀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沐恩纶山左江西秉鉴 占惠迪金童玉女临凡

话说林之孝持帖禀话，系梅翰林来拜。这梅翰林名友福，浙右世家，隶籍仁和。前在钟山书院掌教，与薛蝌相好，薛蝌遂将妹子宝琴许伊次子梅调鼎为室，夏间业已过门。前因梅翰林守制在籍，传说他已作古，后来服满，仍旧补了翰林，向为山东学院。差满回京，陛见后，甚得温旨，不两月即升侍讲学士。又值江西学政出缺，蒙恩钦点梅友福司衡江右。上年贾兰即中在梅翰林房内。与贾政相得最深，且甚敬贾政为人正直，官声清卓，两下遂成莫逆。

当日贾政闻梅翰林来拜，因居忧，本不见人，念系相好，不便推辞，忙吩咐快请。即一面仍回上房，穿一件素绸黑羊皮褂，急急走出，林之孝已将梅翰林让进门来。梅翰林入门东转，进一门楼，即见迤南假山一带，修竹数竿，芍圃在左，菊篱傍右，中间鱼池一区，现在水沍可鉴，白石栏杆环绕，不染纤尘。李贵高揭暖帘，梅翰林步入书房。尚未坐定，即闻贾政在后面带领小厮数人急急走来。遂即连忙站起，走到门外迎见。两人拉手相候，同进书房。贾政此刻服已两年，将及大祥，不便席地，遂与梅翰林分宾坐下，七十四和连辉当即捧上茶来。梅翰林一手接茶，即向贾政说道：“小弟连日碌碌，无

一闲刻得领教益，时深仄切。”贾政方欲回言，梅翰林又接说道：“前日又蒙特恩视学江右，一切幕友苦难得人。这两天方部署稍清，不过一二日请训，约十五前后即当起身。不知老大人何以教我？”贾政因举手说道：“老先生文名清望，久振木天。况逢圣主特知，将来纶扉重任，非公而谁？暂典衡文，未足尽其恩遇。弟因守制，未敢走贺，前着贵门人兰，造府道喜，想邀鉴宥。惟是我辈相好，卮言删却。现即荣行在迩，弟亦不便公饯，今具薄酌，稍伸攀柳。并望勤慎抡才，得一二俊异，为他日国家栋梁，这便不负今日主上之恩。”遂一面吩咐李贵预备酒筵，围炉小酌，促膝谈心。梅翰林道：“老大人所赞，太过誉了，学生何以克当。至于后所赠言，敢不稍竭弩钝，上酬主遇，中慰友望乎。即承厚爱留饮，弟不敢辞，谨遵长者之命。但稍涉烦縻，转非知己。”贾政闻言，即请梅翰林宽去大衣，另换随身便服，遂即定席，转靠南窗一张长几，对面坐下。维时，炉添兽炭，鼎爇龙涎。方将杯箸取到，忽见林之孝忙忙走入，说道：“吏部长班陆鸣善来禀，今日已刻奉内阁片子，立传老爷到阁宣旨。”便将内阁传帖递上。贾政接来一看，写着“内阁特传：原任工部郎中贾政，速赴内阁，听候宣旨，毋迟。此传。”贾政看完，方欲问话，忽见东府贾大老爷赦同侄贾珍、小厮掀帘走进房来。贾政连忙站起拉手请安，贾赦亦与梅翰林作揖问候。贾珍见礼后，即打千请贾政安，贾政拉起道好。只见贾赦开口说道：“适在甄嘉言处，说今早有信，闻老弟有不次之擢，正来打听。吏部现有传行，二老爷不可稍缓。”言未毕，梅翰林遂即起身，连连应道：“大爷所言甚是。君命不俟，万不宜迟。弟尚有心腹之事相托，容当再请，并来道喜。”说着早已走出帘外。贾政急急说道：“弟虽奉传，家兄即可代东，尚宜稍坐。”梅翰林道：“弟起身尚有数日，另为请